

假汤莉无意中挑战了爸爸的权威

新鲜小说

程玮 著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友情推荐

女孩汤莉是爸爸的掌上明珠，但是自从爸爸和电视台的女主持人司马栖好上以后，汤莉感觉到爸爸离自己越来越远了。假期到来，爸爸和女友到青岛去旅行，汤莉一个人窝在家里。就在这段时间，一个叫汤妮的女孩找到了汤莉，并自称是她的双胞胎妹妹。汤莉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惑。

[上期回顾]

汤莉在阳朔遭到三个老外的“袭击”，他们就是和汤妮一起从德国来的朋友。晚上，大家混住在一个房间，汤莉很不习惯。留在南京的汤妮，已经和秦天成了朋友，聪明的秦天判断出——汤妮应该是个在德国长大的孩子，因为她连崔健的歌都不知道。

汤妮当了回中国特色的电灯泡

太阳刚刚从城市的高楼后面升起来，就已经明晃晃热辣辣的。汤妮和路小敏站在街边小公园的树荫底下，一边吃着冰淇淋，一边等着大头。

一个男孩子不慌不忙地向她们走过来，他穿着一身黑，看上去很酷很霸气的样子。他的头非但不大，而且还有点小。他走到两个女孩子的面前，看一眼路小敏，看一眼汤妮，“这是什么意思啊，一来就是两个，打架啊？”他看看路小敏，又看看汤妮。

汤妮其实也不知道路小敏把自己拉来干什么。她被夹在大头和路小敏中间。路小敏在后面轻轻撞了她一下，她明白自己应该开口说话。“我叫汤妮，哦不，我叫汤莉。你好！”她对大头笑笑，把手伸给大头。

大头一下子愣住了。他条件反射地把手伸给汤妮，到中途他突然觉得不妥当，又把手缩了回去，插进裤袋。“哦哈哈，这是干什么呢，一本正经的？”他不看汤妮，对着后面的路小敏说：“我约你来就想跟你说，我讨厌一会儿风一会儿雨的，动不动就拿了断来吓唬人。我明年就要高考了，时间很紧。如果你真的怕我们两家的大人，那我们两的事就算了吧！”

这好像是跟路小敏绝交的意思。汤妮有点听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可她相信路小敏心里没这么想。汤妮回头看看路小敏，路小敏不吭声，拼命地看着自己的鞋子。汤妮只好自作主张代她回答：“你应该知道路小敏为什么怕大人，因为她还不满18岁嘛。”她实在想不出除了这个理由，还能有什么别的理由让路小

敏这么害怕。

大头和路小敏同时愣了一下，不明白汤妮说的是什么道理，两个人都好奇地盯着汤妮听她说下去。

汤妮继续按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：“一个人如果不满18岁，那他的家长就有权利替他作决定。等路小敏满了18岁，她就能自己作决定了。所以你应该有耐心，你要等待，明白吗？”

大头把夹在他和路小敏中间的汤妮看了又看，奇怪地问：“你凭什么说一个人满了18岁就能自己做主了呢？”

汤妮糊涂了，“这是法律啊，18岁就是公民啊，法律上写着呢，大家都遵循，全世界都一样啊。”

大头和路小敏一起笑起来，“呵呵，法律上写的有用吗？就是我们上了大学毕业了，大人还要管，大人管我们管一辈子呢。”

汤妮振振有词地说，“如果满了18岁大人还管你，那就是违法了，你可以去告他们！”一时间没有人说话。汤妮明白自己应该走了。她赶紧说：“你们两个慢慢说吧，我先走了。”她还惦记着要去买飞机票呢。

路小敏假装不乐意，一把拉住汤妮，“你别走，你不能走。你要做什么我一会儿陪你！”汤妮很为难地站在他们两个人中间，看看大头，又看看路小敏，说：“那我就把眼睛闭起来吧！”

三个人一起笑起来。

司马栖的猜测被证实了

电视台里永远嘈杂忙乱。“都市写真”栏目组正在办公室开会。其实说开会有点太一本正经，大家一边听编导的评点，一边忙着自己手头上的事。

司马栖桌子上的手机响了

一下，有人发来短信：已经查到，跟你的猜测完全一样。司马栖精神一振。她今天没有时间出门，所以把一件重要的事情托给栏目组的一个剧务去打听。这家伙无所不能，再难的事情都能搞定。他连续发来的三封短信，司马栖读得全神贯注。这两天的种种疑惑，都被这几个短信解答了。她轻轻地舒了口气，回复了谢谢两个字过去。

这时候编导正在批评司马栖上次的服装，说司马栖上次挂的那串项链太复杂，容易把观众的注意力转移到晃晃荡荡的挂件上去。上次司马栖穿的是牛仔裤配白棉布衬衣，有点像个清纯的大学生。服装觉得太素了些，就给她配了一串彩石项链。服装辩护说，眼下正是大学生放假，这串项链是迎合大学生口味的。摄影开始发表对化妆的意见，说司马栖的眼影太浓，他不喜欢给特写的时候让人看出化妆的痕迹。而且化妆太重就影响知性的感觉。

虽然都在说跟司马栖有关的事，其实跟司马栖本人关系并不是很大。她是那个到时候坐在镜子面前任人打扮的那个。她拿起手袋，悄悄地溜了出去，她想赶紧去找汤建国。

听了秦天的话，汤妮决定回到爸爸身边

汤妮犹豫了一下，但还是拨通了汤建国的电话。下午路小敏陪她去买明天飞敦煌的机票。在买机票以前，她还是想跟爸爸打个招呼。听到汤建国的声音，汤妮马上小心地说：“爸爸，我想去敦煌一趟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汤建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“你一个人去

敦煌，你是怎么想的？”汤妮只是从字面上理解爸爸的问题，所以认为这样的问法很古怪，“我脑子想的啊。”

“你知道不知道，你这么大的女孩子一个人出门很危险。”安全问题是汤建国对女儿从小到大以来最大的忧虑。汤妮老老实实地说：“我不知道有什么危险。”“我，我平时圈起来让你读的那些报纸，你到底读过没有？”汤建国有点上火。“没有。”汤妮心平气和地回答爸爸，她当然没有。而且汤莉也从来没有跟她说过有什么圈起来的报纸。

“你，你就是这样阳奉阴违啊！你才多大啊，爸爸的话你就听不听了？”汤建国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么多年来，他对女儿的安全教育，他把晚报上跟女儿这个年龄段有关的文章圈起来给女儿阅读，让她增长见识，提高警惕，这一份苦心，当女儿的居然根本没有当回事。真是太过分了！

“你给我呆在家里，哪里也别去。晚上回来我们再商量。”汤建国的声音缓和了一些。汤建国挂电话前又气冲冲地加了一句：“你给我在家呆着，我回来跟你说话！”汤妮没敢再说话。挂上电话，她开始紧急收拾自己的行李。汤妮穿上自己的红衬衣，背着背囊，迅速下楼，走出小区。乘电梯的时候她闪过跟16楼张萌告别念头，但马上被她否决了，她不想浪费时间。

她一边走，一边给路小敏发了一个短信，告诉她自己必须马上离开。然后就关了手机，在路边等出租车。一连开过几辆出租车，都坐了人。这时，一辆摩托车停在汤妮身边，骑手掀开头盔，是秦天！汤妮有点喜出望外。“你想去哪里？”“机场，我

要赶飞机。”汤妮说。她知道下午还有一班飞敦煌的航班。她本来决定明天坐这班飞机的。

“上来吧！”秦天把扣在后座的头盔给她戴起来。汤妮欢呼一声，坐上了秦天的摩托车。周围的一切迅速向后移动起来，越来越快。没多久，秦天就把汤尼送到机场的国内出发口。

“谢谢你。”汤尼把鼓鼓的背囊拿下来，靠在自己的腿上。她还有时间，想跟秦天说几句话。她突然看到他的左臂缠着黑纱，“你为什么戴这个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秦天沙哑着嗓子说：“我爸爸昨天晚上去世了。我没见上他最后一面。”

“哦，真抱歉。”汤尼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该说什么好。她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。

“几年前，为了别的女人，他离开了我和妈妈。我一直很恨他，不想见他。汤尼，我现在很后悔，真的。”秦天的眼睛红了。昨天晚上他在酒吧接了电话赶到医院，他爸爸已经闭上了眼睛。抢救的医生说，他很想见一见儿子的。可惜他最后的愿望没有实现。

汤尼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慰秦天。

“我想了一夜才明白，其实选择什么样的生活，是他的权利，我不应该苛求他的。我现在真的很后悔。可惜没有机会弥补了。”秦天说完后静静地站着。汤尼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，也陪他站着。他们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，沉默地站了很久。最后，秦天握住汤尼的手，“很高兴认识你，汤尼，再见了，希望你一切顺利！”

汤尼愣了一下，她慢慢地把自己的手从秦天的手里抽出来，对着秦天笑了一下，“对不起，秦天，你还是送我回去吧。”

刚进创意部的清纯女孩就碰上安全套广告策划案

花样青春

对异性我本能地排斥

做一个很牛的广告人是我最大的梦想，但我从没想到通往梦想的路会是TT铺成的。

说起来也是倒霉催的，在业务部混了三年，刚跨进创意部的门槛，就迎头撞上了一位不着四六的新客户——某保健用品公司的贺总。这位还不到40岁却具有高度前瞻性的老总想要打造一个全新的国产安全套大品牌——TT牌。

当然，对我们公司来说，只要贺总肯掏钱，就是再不着调的广告我们也照接不误，但是扭过脸，公司就把这种无关痛痒的case(案例)发给了我们刚进创意部的新人。

这件事把我那帮狐朋狗友给乐坏了。晚上在街边排档吃烧烤的时候，大家像是找到了百年不遇的有趣话题，一个个兴奋得不能自己。特别是一向爱出风头的林莽莽，表现得尤其亢奋。只有我欲哭无泪，本来想让他们帮忙出点儿主意的，结果被搅得乱七八糟，而一无所获的我还得掏出钱结账，这都叫什么事儿啊？

饭局结束后，我悻悻地回了家，跟在林莽莽身后钻进了窄窄的楼道。爬到二层，林莽莽在他家门口停住了脚步，伸出手臂嘻嘻地挡住了我的去路。

“今天晚上干脆住我这儿怎么样，我帮你好好想想创意！”

出于一个广告人应有的职业素养，我用最言简意赅的语句回答道：“滚！”我推开林莽莽，独自爬上了三层。

老爸老妈去郊区的亲戚家玩儿了，偌大的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匆匆忙忙地冲过澡上了床，想着那个奇怪的广告文案，却怎么都睡不着。

这真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

情——虽然我经常肆无忌惮地和朋友们大谈男女之事，实际上却根本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，要我怎样去应付这个雷死人的case呢？更糟糕的是，对于异性我总是有着条件反射般的抗拒，每次有男人向我流露出好感，甭管认真也好不认真也罢，我都会逃得比兔子还要快。我不愿意深究其中的原因，想得太多总让我又困惑又头疼；我也不愿意别人看穿我的不正常，所以我宁可伪装自己。

不过凡事总有例外，有时还是会遭遇到诱惑力超强的男人，能让我努力克制住想要逃离的本能，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去靠近。比如，裴格……

一想到裴格意识就渐渐开始恍惚起来，没过多久，终于沉入梦乡。

清晨，我在闹钟的铃声中极不情愿地爬了起来，匆匆忙忙地洗漱完毕，将乱蓬蓬的头发打理成型，简单地化了个淡妆，换上浅灰色及膝裙和白衬衫，对着镜子照了照，还算满意。

晚上我可以是张牙舞爪的大猫儿，白天则必须变成温婉得体的Kitty，哪个更真实些，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没时间胡思乱想了！我抓起挎包冲向门口。

林莽莽专抢有钱人的女朋友

林莽莽歪靠在楼梯口的扶手上，正笑眯眯地看着我：“你可真够磨蹭的，我都在这儿站半天了，等着送你去上班呢！”

“谁要你送了？别自作多情啊！”我白了他一眼。

林莽莽满不在乎地跟在我身后：“说真的大猫儿，我还是喜欢你穿职业装，特正点！就冲你这身打扮，我不光上班得送你，下班还得去接你……”

这真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

我忍无可忍地停下了脚步：“林莽莽，你有完没完？”

千万别以为缠着我的这家伙是什么痴情种子，其实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经病。这个疯子却从没正经谈过恋爱，而是专以抢别人的女朋友为乐。不过他也不是谁的都抢，而是专门喜欢抢有钱人的，他不止一次对我们发誓：“只要有一个被钱蒙蔽了双眼的女孩能在我的挽救下弃暗投明，我就一定非她不娶！”

为这个，我们的另外一个发小——美女小乔，曾经在刚谈恋爱的时候推心置腹地找林莽莽谈了次话：“林莽莽，我小乔打生下来就是俗人一个，一心就想找个有车有房、事业有成的把自己给嫁了，二十多年了才好不容易逮着一位，你就把弃暗投明的机会留给别人，由着我自个儿堕落去吧，算我求你了。”

林莽莽还算爽快，冲小乔大手一挥，“行啊，最近等着我救的人比较多，再加上个你我还真有点儿顾不过来了，随你去吧！”

可轮到我的时候就没这么好命了。这会儿，林莽莽就居高临下地对我大摇其头：“没完，肯定没完！你想想，要不是我当年对小乔放任自流，她怎么能落到现在这么悲惨的境地？竟然生生地从正牌女友堕落成了准二奶。

这些年我是自责得吃不下睡不着啊，如今怎么能再眼睁睁地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呢？大家都是朋友，我谁都不拉也得先拉你一把啊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感谢您了，您还是让我跳一回吧！我就喜欢火坑不行吗？我好奇心重不行吗？我好歹跳一回见识见识什么样儿，真烧死在里面我也不冤了。”

“那哪儿成啊，你可是我从小就看着长大的，我得对你负责任！”

真是活见鬼！我咬牙切齿地

向楼下走去——大早起来实在没空跟他扯皮，怪只怪我不该那么快，一不小心让他知道了裴格的事儿。穷人仇富倒是不新鲜，但变态到这种程度的就比较少见了。

别看林莽莽也是大学毕业，却从来没见过他有过正经工作，一天到晚不知道在瞎忙什么。此人不光人穷而且还志短，脸皮之厚绝非一般人能够想象，据说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女孩成功地花过他腰包里的钱，就是在街上买根冰棍都得各掏各的，至于什么圣诞礼物、生日礼物、情人节鲜花就更是想都不要想了。

我实在想象不出天底下有什么女孩会甘愿放弃有钱男友，跑去跟这么一个穷光蛋加吝啬鬼，而林莽莽一无所获地忙了这么多年仍然初衷不改，我对他也着实佩服得紧。

不过这年头开私家车早就不是有钱人的专利了，林莽莽的车就停在楼下，一辆东风微面还是二手的，被我们戏称为“东风破”。每次他坐在车里等人的时候总有人过来问：“师傅，中关村10块钱走不走？”

林莽莽就一本正经地回答：“太堵，去不了！”

小乔当街和齐江纠缠

当然，有小面坐也比挤公共汽车强，所以我还是很给面子地上了他的车。

穿出一条巷子，不远处就是小乔家楼下，齐江的黑色帕萨特正停在路边——就是那个说不清算小乔的男友还是前男友还是情人的男人。

半开着的车门旁，小乔踮着脚尖勾着齐江的脖子，嘴巴咬在齐江的耳边一脸娇蛮地说着什么。而齐江却似乎正急于离开，身体保持着一种僵硬的后退姿势，脸上的笑容半是抚慰半是敷衍。

林莽莽故意放慢了车速，我极为默契地拿起手机拨了小乔的号码。小乔掏出手机看了一眼，皱着眉头老大不情愿地放开了齐江，齐江如遇大赦般地钻进车里，一溜烟地开走了。小乔把手机贴到耳朵上，不耐烦地问道：“干吗？”

我憋着笑说道：“没事儿，就是想提醒你一下，在大马路上纠缠异性有碍市容，咱得注意点儿影响……”

小乔满腹狐疑地回头张望，几乎就在同时，林莽莽猛地一踩油门，“东风破”从小乔面前呼啸而过，把小乔吓了一跳。反光镜里，小乔恨恨地向我们竖起中指，我和林莽莽哈哈大笑、乐不可支。

车子拐了个弯儿，林莽莽又开始大放厥词：“小乔也是，怎么就死拽着齐江不撒手呢？有钱男人都是这个德行，堂而皇之地脚踩两只船！我倒觉得你们应该专门为这种成功人士设计一个广告：周旋于N个女人之间，怎么可以只有一盒TT？”

我不屑道：“这就不是有钱没钱的事儿，纯粹是人品问题。没钱的就一定比有钱的好啊？软饭吃一溜够，吃完抹抹嘴就走的多了去了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挑实惠的，好歹先占一点儿啊！”

“那也总有个概率问题吧，要么怎么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呢。就你刚认识的那个什么格，就这种富家子弟都不能说是变坏，而是打从根儿上就坏了，彻彻底底地没法儿要！”

“我说你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啊？”我恼火地看着林莽莽，“你连见都没见过人家，凭什么随便下这种结论？”

车在公司楼前停了下来，林莽莽笑盈盈地转过头：“看，急了吧？你跟我急有什么用？其实你比谁都对他不放心，我说得没错吧？”